

【留學傳真】勇敢迷路 慢下來重新看世界的一年

留學傳真

／杜芷柔（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校友，大四曾為捷克布拉格查爾斯大學交換生）

我在布拉格迷路了嗎？在這座陌生的城市、不通的語言之中，我總是小心翼翼，深怕自己走錯方向。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年，我選擇前往捷克布拉格的查爾斯大學交換一年。布拉格，光是名字就帶著一種神秘氣息。尼采曾說：「當我想用一個詞表達神秘時，我只想到了布拉格。」真正踏進老城區，那種彷彿與世界隔絕的童話感，讓人很難不理解這句話的意義。

查爾斯大學創立於1348年，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。作為捷克共和國最頂尖的學術機構，它承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學術傳統。與多數大學不同的是，查爾斯大學並不擁有一個完整的校園，其校園建築散落在城市各地。雖然這樣的分散常常困擾我的課程安排，但也因此讓我有機會穿梭於整個城市，深入體驗布拉格。

初到布拉格時，我基本上離不開導航，深怕一不小心就迷路。然而，在某次上課的途中，因為天氣很好，我臨時起意提前下車，想著不如走走看沒走過的路。走出地鐵後，眼前是一條陌生的小巷，是布拉格到處可見的石板路，兩旁則是典型的黃牆與紅瓦。我伸長脖子望向巷子深處，看見了一扇生鏽斑駁的鐵製大門。那一刻，我沒有急著修正路線，而是選擇推開那扇門。

門後的景象，彷彿將我帶進另一個世界。園內有一個池塘，池塘中央有一座古典噴泉，水珠在陽光下閃閃發光；池塘裡悠游的錦鯉紅黃相間，增添了幾分生氣。抬頭望去，布拉格城堡靜靜聳立在後，當我還在思考這是不是幾世紀前哪個大戶人家所擁有的前庭後院時，一隻白色孔雀出現在我面前，像是帶領我繼續往前。穿過拱門，步道兩側的青銅雕像靜靜矗立在草地上，盡頭是一棟巴洛克式建築，抬頭能看見特洛伊戰爭的壁畫，華麗且壯觀。直到這時才發現是參議院的華倫斯坦花園，身為政經系的學生，心中不禁一陣驚喜和激動。這次意外的迷路讓我感受到了布拉格另一面，那種不經意間的美好和驚喜。

在布拉格的每間書店和紀念品店中，你都能看到弗朗茨·卡夫卡的身影。對捷克人來說，他不只是重要的文學象徵，更是一種文化認同。某次無意間看到卡夫卡的名言：「目的雖有，卻無路可循；我們稱之為路的，無非是躊躇。」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自己正處在這樣的狀態之中。心中的確有方向，卻不知道該如何抵達；而所謂的「路」，或許正是在反覆嘗試與猶豫之中慢慢形成。這樣的躊躇不僅是留學生活的一部份，似乎也是成長必經的體悟。

回顧成長的過程，我似乎一直走在被安排好的道路上，平穩而安全。我害怕失敗、害怕被否定，也害怕努力付諸流水。直到在系上遇見一位給予我信任的教授，他鼓勵我申請獎學金，肯定我的能力，讓我第一次開始相信：自己或許可以嘗試走出原本的軌道。那之後，我慢慢學會在課堂上表達想法，也開始嘗試承擔責任。交換期間，我受邀以校友身分分享留學經驗，並與來自各國的學生一同籌辦社科院的告別活動。每一次踏出原本不敢跨出的那一步，得到的收穫都比想像中更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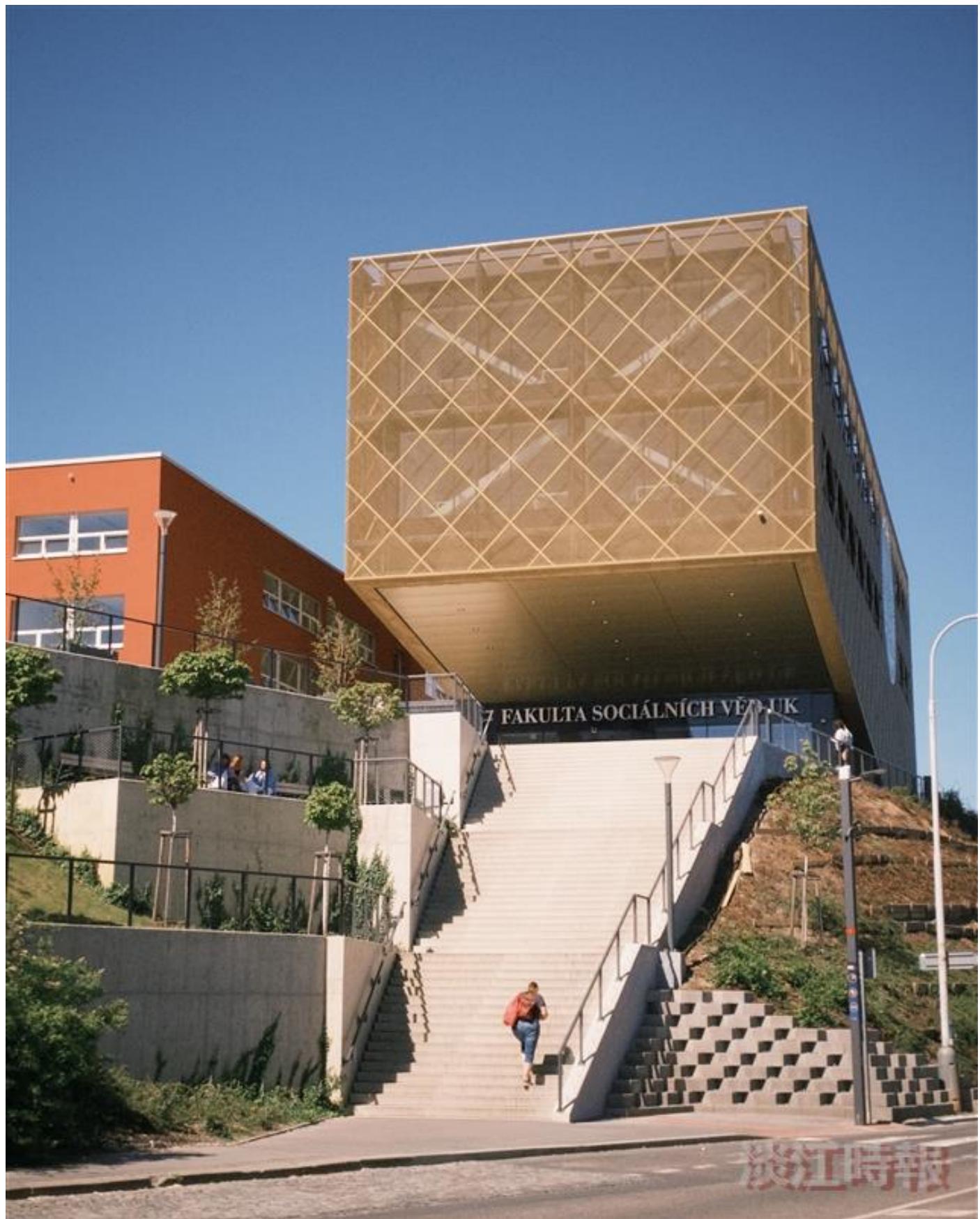
從一開始戰戰兢兢地握著導航，到後來覺得迷路了也沒關係。我試著在回家的路上，找更多未曾走過的路，努力捕捉布拉格每一條巷、每一個身影。與同齡的學生不同，回到臺灣後，我並沒有立刻決定是否繼續升學或投入職場。當時的我並不覺得自己一定要走上學術這條路，但也說不上完全不行。於是，我選擇留下一個學期的空白，去探索會讓我眼前一亮的領域。我很慶幸自己做了這樣的選擇，因為在遇到挫折時，我總能想起當初眼睛閃閃發光的自己，提醒自己可以為了初心再多堅持一下。

回頭看那一年，布拉格帶給我的，是一個慢下來重新看世界與自己的契機。當我願意放下對正確路線的執著時，反而開始看見更多原本不在計畫之中的風景。畢竟，條條大路通羅馬，我們又為何要執著於某一條所謂的最佳路線呢？留學沒有帶給我明確的答案，未來也沒有因此變得清晰可見，但是留給我能夠跌跌撞撞仍然向前的韌性，讓我學會相信自己有能力繼續堅持。

布拉格的留學對我來說是一場迷路之旅，但迷路了又怎麼樣？願意出發、願意嘗試，並且為自己的選擇負責，即使繞了遠路，也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發現，其實早已走在屬於自己的路上。



淡江時報







淡江時報